

杞縣志

札縣志目錄

卷之一

聖製

卷之二

天文志

星圖
附具

分野

躔度

星氣

彗星

卷之三

地理志上

沿革

封建

古蹟

卷之四

地理志下

疆域

山川

水利

卷之五

建置志

城池
公署

學宮
壇廟

書院
寺觀

衙署
坊表

倉庫
橋梁

卷之六

禮樂志

秩祠

鄉飲

卷之七

田賦志

賦稅
支發

漕糧
河夫

戶口
蠲賑

地畝

存留

卷之八

風土志

風俗

物產

卷之九

職官志

刺史
訓導

縣令
名宦

縣佐

判屬

教諭

卷之十

選舉志上
舉人

卷之十一

選舉志下

秀才
武科

恩拔
誥封

副歲
任子

例貢

例監

卷之十二

武備志

兵防

舟戰

烽埃

驛遞

軍衛

卷之十三

人物志一

古聖

名儒

忠烈

直諫

卷之十四

人物志二

事功

循績

卷之十五

人物志三 孝友 篤行

卷之十六

人物志四 文苑 武功

卷之十七

人物志五 隱逸 善良

卷之十八

人物志六 游俠 流寓 方伎 耆農

卷之十九

列女志上 后妃 名媛 義烈 烈女 烈婦
孝女 孝婦 賢婦

卷之二十

列女志下

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一

碑記

卷之二十二

藝文志二

銘 讚 頌 疏 表 傳 序 文
辨 引

卷之二十三

藝文志三

詩歌

卷之二十四

叙錄志

舊志序 書籍目 舊修志姓氏

杞縣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一 碑記

藝文志叙曰杞夏肄之區也孔子言夏禮以文不足徵而歸咎於杞則文所繫固重矣哉汲古者賴以爲綆繹事者抽以爲緒何可少也夫中郎賚志於漢史景文抱恨於中人此杞之巨擘也猶然如此然則半世鏤心一朝溘露亦足悲矣故凡有著作悉錄其目其他篇什有關典故者亦分疏於後俾後之覽者庶幾不苦於無徵云爾

碑記

宋

真宗皇帝幸伊尹廟碑

若夫始就於桀以勸人臣之忠終歸於湯以濟天下之難述宣懿德敷祐萬邦大節昭明嗣王敷其訓餘度不墜令子承其家舊里攸存明祀新享朕言因駐蹕永用懷賢聊復刻銘庶幾旌善贊曰成湯之仁溥率來賓阿衡之忠天輔成功民難旣平嘉謨永貞王室不衰大訓可知蘋蘩之祭傳於永世金石之刻表於褒德大中祥符七年九月十五

日立石

元

葛戶張公城杞碑

劉

方

齊澤人
御史

歲己酉春杞中父老相率來告予曰當壬辰之
河南破郡縣廢隄防不修翌歲河失故道已夷又
決於杞遂播而爲三東漚宋亭間漫漫瀆瀆下連淮
海爲不測淵國朝歲方有事南方梁益兩淮騷駭
殆盡南師竊河爲間舳艫千里逆流而上今年焚
宋門明年剽平陰至攻孟津俘陳留白旗子以來
無寧歲梁鄭騷動父子夫婦不能相保每多流離
遠方山東亦爲之震駭雖頽河遲戍萬騎號勦利

蓋被左右上下出沒潛蹤禦無定所亦嘗夾岸對
列南師方且四顧中流彷彿飽載鼓枻而下亦無
如之何甲辰春班師大將軍偕亞於許中書君相祀
爲河衝會謀元師戍其上以扼其喉而難其人愈
曰萬戶張侯可然尙以南入便舟楫雖習勇壯絕
有不可必之疑違公下車再月而成市三月而成
城五月屯戍有考七月秋潦大至三河合而爲一
環城爲海巨浸稽天南人千櫓萬艘蔽川飛騰
摩吾壘謂莫敢誰何公乃鳴金革結陣以待命甲
騎百人涉水薄之鋒纒數合卽退艦霄無聲以

謀人云彼視吾壘乘水連列如砥柱灑瀕布爲鷺
鸛魚麗遂此氣奪公丙午北上留後者各有所授
若人稟成算若人謹守禦若人治賓客是歲南師
乘虛四來輒四北俱不出公之方畧初公成杞也
視中流蕩杞北雉而東且南北河決汴北隄而且
東南河循杞西城而且南以南河之西重地也因
西山爲壘而親歷之以南河舟楫所利海兩橋以
限之南河之東中流之南戰地也列布三壘實以
瀕河瀕海善戰善泅者使彼舍舟而陸不能軍其
中流則造舟爲梁以備衝突列岸勁弩飛石以給

水攻中流之北北河之南善地也亦成城時使四
方百工商賈沽肆優狎畢至以通有無以佐軍用
又時其遊暇以忘人勞北河之上通橋一以濟南
北之往來至天下豪獷驚黠者叢萃之公得之如
梓人作室大小長短咸適其用或至倉卒驅以禦
堅敵一如練卒抑憚公之威名也而其穀甲冑銀
戈矛調弓矢完璧壘緩則耕急則戰芻蕘儲蓄百
度具舉要令耕戰下廢爲久駐之基也夫自諸侯
列土以來各自民其民俗其俗其視他邑無異秦
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相卹也如此杞邊邑也處

於金革羽書交馳之下而吾儕小人再罹虞子之
厄謂禍愈於壬辰今幸與四方之人雜居於部曲
沐公同仁一視中得農其野旅其途工其肆賈其
市而不擾者六年於此俾向疑其不可必者渙然
冰釋矣情感於中求所以答公之德而吾子遊公
之門有日矣敢以此一時方畧勲德請紀錄爲史
筆先刻諸元琰以傳不朽方喜其老人質直而有
禮故實老人之語以錄之公字知剛涿之定興人
不書名以列侯貴之也銘曰南國未收隄防不修
河逆入淮杞居上流南人闕觀敢遊行舟歲擾梁

鄭河南殷憂自公城祀復周六秋梁鄭息肩日復
田疇干城載詠田野吟詠籌邊望遠極目爲樓河
山四顧經史優游管仲祖述葵邱雍邱武夫烈烈
河水悠悠公之用兵鶻鷲虎爭束髮百戰白首彌
精長戈所指前無金城退戍山立隱一敵國巖城
如春山河敗色民張吾軍敵至供億楊劉中渾崇
韜光弼厥績休嘉昇河罔極英聲同飛萬古勇直
歲巳酉三月中休日三老李義和等立石

建廨營碑記

傅汝庸

元城人

昔蔡國張武康公駐幕於祀也披劄荆棘始建

市爲河南重鎮時城居無縣治及武康公拓境於
臺適榮澤惠公來尹是邑市將佐所遺第宅爲今
公廨館傳諸官舍粗完至元歲己丑民火延及廨
舍灰燼者什八九時尹大梁申公涖政乃於事隙
卽其舊區廓庭宇之隘正位置之傍前後廳事左
右六曹庖庫門囹廢者創之故者新之雖壯麗與
曩不類而豐儉得宜制度過之計爲屋大小凡三
十楹有奇羣材巨費仰給於經畫尺木寸甃不資
於科歛民悅時使指期落成竊嘗考之春秋興作
必書以勞民事爲重也新作南門則書之修泮宮

復闕宮則不書譏南門不當爲而宗廟學校雖用
民力不可廢也惟公字亦然况今一炬之餘必不
得已而又且不傷財不害民而得其時制此爲縣
者能政一端之尤者也今縣長暨令佐不掩人之
善具本末請識諸石其存心於撫字而重民事可
知矣若夫清謹以律已明正以御下勤恪匪懈共
承宣職仁愛慇惓惠單貧之民屏盜息訟敦本抑
末興儒育材此鄙俗之所忽慢吾皆以爲急務行
之一邑者可爲法於天下受賜之民愛之如親敬

之如神歌詠之碑頌之生祠之政成諫最身歷臺

省名登簡策傳附循吏班班可紀而垂不朽者願
此奚足讓哉其有借公以濟私私權而害物外鈞
虛名略無實惠者登斯堂觀斯刻見一善之績在
人猶不能忘庶幾愧悟前日之非知善惡易以類
應化而爲良有司云至元十二年六月立

謙樓記

楊惠 御史

皇元龍興朔方奄宅函夏聖聖相承誕敷文教仁
涵義照遠處雍熙之盛猶歎休哉然自京師兩郡
縣其禁姦異防草竊控弦操戈之士晝夜巡邏撞
鐘擊鼓未嘗一日撤武備者警戒無虞亦云至矣

杞隸汴爲劇縣且當梁宋之衝民物豐阜訟多事繁爲政者承宣聽決之不暇故於戢盜防姦之舉殆名存而未進實務也孫侯柵棟由椽河南行省來尹是邑下車諏諮善道惟公惟勤興學勸農御吏撫民利病之興除祠宇之增修百廢具舉自宣聖殿廡齋堂以暨門垣易敞以新獨公廨旣完麗譙未建心恒斯歎乃屬僚吏謀之首分俸金以爲倡士民亦視倣施金穀合集楮帛若干萬緡將市荆楊之木汎溯而來以需基構適有縣民史其姓者

售居業以備後事第有岑樓且當城市之中外爲

鼓嚴敞宵祈侯偕同寅議酬以上直楮帛爲縉道
五蒿遂仍其樓洞闢軒闥重葺欄楯加以丹雘之
飾徙鼓角於其上樹橫鐘於其側置壺箭謹籌刻
於其中未浹旬而規畫竟不勞力而事功成扁其
楣曰齊政晨瞻夕聞鬼眼傾耳杞人之視聽爲之
一新而民曾莫與知其由焉侯字世隆南頓人讀
書而文通練吏事嘗爲考城尉掌河南憲史主江
陵縣簿所至有能聲蓋推忠直仁卹之心發而爲
涖官治民之政必能知本末先後之序與此一樓
則侯之遵王制謹侯度之大端槩可占矣人寧有

時譎舉羸之譏乎將見更籌分明光紹萍鄉必有
御史聞之稱譽美政薦之公朝者是殆侯發軔青
雲之嘉兆歟侯之政化不但杞人沾溉旁羣縣之
婚田訟獄積久未白者省府繳侯聽決悉叅牘籍
資左右驗案比以析之兩造悅服其平允三年夏
百穀告旱侯竭虔責已禱羣祠而甘澍沛歲用大
熟且致嘉禾之祥士林咸賦歌詩以讚美之防禁
之條十有三事諭俗之戒十有六則俾大書門壁
朝夕出入以自警俗是用勸善政之多未易殫紀

之施財贊成者官爵姓名俱刻碑陰至正四年八

月立

明

重修伊尹廟碑

仕

儀

御史

開封屬邑曰杞去邑二十五里有空桑城帝王世
紀曰伊尹降生於空桑卽其地也孟子曰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今按莘野封壤與空桑實爲接隣則
杞乃伊尹所自出之鄉而後人崇祀之典不可無
也舊嘗有伊尹廟考之建於商周時邑人水旱癘
疫無不禱焉其應如響雖世變不一而廟貌如故

蓋以人心慕之者同也慕之者同則修廢舉墜孰不然哉迨宋大中祥符七年真宗車駕嘗幸其廟親灑宸翰刻序銘於石自是而後或阨於兵燹或

淤於河患其廟日就傾圮而堂殿門廡之基離離

禾黍而已有志於慕之者寧忍於忽然邪宏治丙

辰徐侯來宰是邑崇德教敦禮義凡職分所當爲

者罔敢或後况尹古聖人也敢不先邪請廟畢遂

爲維新之圖廟成屬予記之且問曰予爲弟子員

時嘗夢揖於商阿衡伊尹廟中如對生人覺而大

與夢中所見無異竊意世地相去大不相侔而幽
明相符如此者何居予應之曰亦惟慕之篤耳惟
尹出處之正去就之潔學問之醇功業之盛而侯
有以慕之則精神感格形諸夢寐無足怪者廟之
新舍侯其誰雖然慕良農者當荷良農之責慕大
賈者當業大賈之事蓋不徒貴於名焉而已苟以
斯廟鼎新嚶嚶然曰我慕尹我慕尹其不幾於崇
名而忘實邪尹之言曰予弗克伸厥后德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今侯
官尹父母之邦下車以來蘇疲困恤笑獨見顛連

無告者輒憂形於色蓋庶乎以一邑之重自任者方
今聖人在上進賢如拔茅去邪如脫距其納諫諍
有如轉圜一善不遺寸長必錄如侯之循良信非
百里才行將膺諸當道剡薦如趙申錄以廣昌令
入爲三公如卓茂以密令入爲太傅是時也致君
澤民又不識能以天下之重自任否乎侯聞之躍
然喜悚然懼曰敢不志伊尹之所志遂書以爲記
且以告夫慕尹者在於力行抑因以自勵焉侯名
鍾字以律保定右雄世家云宏治九年立石

粵自京畿及天下郡邑皆有學以儲士士之登科
目者皆勒石以記之所以重其名以昭勸不朽也
其來尚矣余觀杞學人材之盛因訪歷代登科題
名之神祇遺址在而石刻淪落久矣夫杞素稱文
獻之邦封疆百里黃河環抱岡陵崑拱其英爽秀
特之氣鍾爲名賢碩彥之流由學校以登科第者
源源祁祁代不乏人其見諸行事大而柱石國家
次而分理郡邑有忠孝節義有文章政事足以扶
名教裨世道者至今昭然未泯使人敬慕不已則
夫今日杞之學者豈特志科目以發身哉皆欲得

前修爲人之實以踵芳躅垂遺世也顧微碑刻則
文獻無徵先達不幾於無傳後進不幾於無勸歟
爰命工刻石詳歷代登科者姓名樹於戟門之右
凡所載者唐一人宋十人元五人我朝六十八人
總八十有四人是皆志錄可考者其餘世遠難稽
也登科姓名之下又載其字與其時代與其仕之
所至虛其下方以俟將來自茲杞之學者朝夕仰
而視之莫不曰此吾鄉前修君子也其間某之忠
孝節義某之文章政事昭鑒在此幸與同鄉而不
勉與同志可乎是必惕然自奮曰吾何畏彼哉有

爲者亦若是

段侯均稅遺惠碑記

劉

隅

東阿人
都御史

天下之制始未嘗不善而承之者不知所通變則法始壞矣自井田廢而兼并之患作度田均稅代有其制然巧詐橫滋吏苟以文具應善者鮮矣而况承之者乎有明創業湔芟前代暴衰之令田任力賦從薄况中原地豐民寡貧富咸取盈猶不逮地之什五有遺利焉時無不均之歎百餘年後民日庶殷墾闢有惰勤而報覆有確僞故賦有贏儉民或貿易又輕稅以希售寢至連陌之田輸納不

盈斗釜數勝之地稅或重於巨室是以民日敝賦
日艱官訟日繁極弗可爲矣不有以變之民何以
立嘉靖戊子知開封劉公積苦徵輸乃倡議均稅
而豪族頑氓竟囂以訛不肯奉令在上者惑之議
卒不定於時令杞縣段侯鑒敝極之當變深憂力
舉乃條其必可均之說數千言上之撫察之臺上
之藩臬之司躬親往復議始協侯乃立表識定弓
量分區畛第磽腴晰戶里稽圖籍畫法布吏期月
而畢臺省下其法於七郡爲式歌之曰原田截截

君侯之烈板章明明君侯之功維其嗣之惠我於

終明年天子知君治最擢佐盧郡守紀民請臺守
乞留者以千數不能得君行之曰世種啼泣擁留
不舍嗚呼使天下守若命皆毀君也則法何自敝
借或做能不撓勢逼之宜之則民何至窮以亡耶
君去後三年山東王君應繼爲杞令時戶部仍以
稅均恐不平權特下諸省暫止惟杞田以君之均
之也令一如所均毋易王君乃得繩前跡益殫瘁
畢力搜杞田之隱於旁邑者若干頃而稅益寬杞
民之歌王君循使君也於是王君暨杞薦紳先生
以書來言曰紀民之惠教君之賜也君良政甚矣

而稅均乃贖巨而惠長者子其記之以示吾民
敢忘周辭不獲明無數曰方今軍制敝而者練
理之者偽文耳馬制敝而牧易養置之者偽文耳
驛傳敝而備突之者偽文耳戶籍敝而增履之者
偽文耳學校敝而導育之者偽文耳館偽金匱
勵抑懲好惡之者偽文耳凡此皆恫民無日
矣豈獨一田稅哉段侯聲績方昭今復召入南司
馬署且大用則凡天下之大敝通而宜之戒釐以
清隅固不以望庸淺而望之君矣又豈爲杞一邑
也哉段君名續字紹先陝蘭州人以御史直言謫

與予同年友善則記而傳之固陋志也是用勸
暨珉以垂永永嘉靖十二年仲春日立

漏澤園記

陳乙

邑人
僉事

葬之義藏也緣大德曰生暴尸焉則悖德殄和故
藏緣萬物之分渣澤歸於土親下之道也故藏緣
孝子之精人死斯惡之矣不欲人之惡吾親與不
忍物之賊厥遺骸也故藏先王以此制爲喪葬之
禮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幸死而無後則有土
之君主焉於是乎有掩骼之令漏澤之園自周文
葬枯以降未之或易也田之不井也貧者至無置

雖乃有死而無所於葬者仁人君子惻焉捐田以
予之此義塚之所由名矣斯二者皆發乎仁而成
乎義者也嗟乎豈可與俗吏言哉杞爲河南巨縣
入有明百六十餘年矣嘉靖壬辰朝城王虛庵公
來令乃始買田二區夾北郭外官道小巔西曰漏
澤園東曰義塚圍其地之度漏澤園爲步廣長若
千義塚圍爲步廣長若干皆域以周垣覆以行柳
除其二稅一無所與自是死而無主者官葬之西
無地者葬東乃無復委溝壑給烏鳶者矣虛庵以

明果之才濟之以正其所建立設施頗皆感澤

教卓卓乎非俗吏之所爲二園之置猶其細也然則不誠義舉哉公微去且十年而臨清劉銅溪公以開府判來攝令事觀二園之蹟喟然興歎且懼木伐垣頽將就侵夷俾來命記其事予竊惟君子本仁以行其義不可以有已也故功有可立不必其利之我食事有可循不必其名之我出茲虛庵銅溪之心歟後之君子追二公之心修廢壞禁侵伐益市閒田斥招徠監斯益自敷其仁自盡其義耳於二公何有哉若曰恥繼其後我則不暇也甘心俗吏之蹈則非予之所知矣承劉公命不獲辭謹

剗厥實並告夫後之令吾邑者王公名應爲令三年徵授御史劉公名源澄攝三月並垂循譽云嘉靖二十三年九月立

重修儒學碑記

陳

卜邑人舉人

儒學署教諭成君訓導戎君彭君及耿生薛生劉生某某謁余言往戊戌乙亥大雨水無年邑政隳學宮大壞費舍蕩爲墟莽師席菱以支風雨正氣坊撒久不補先師廟右廡壁崩殿瓦剝損繪事壞暗祭器散亡甲辰夏今大尹山東蔡公下車旣謁

先師觀諸生習業顛瞻垣宇大隳學且就廢乃於

是議緩急程工費儲材力考規制月繕時增不糾
不怠比三年而完自門堂垣宇咸加葺治作射亭
三間師宅三區費舍若干間補正氣坊一考古射
禮射射器範銅爲爵置補諸祭器凡幾百幾事規
爲宏遠細大不遺方畧審詳民不病擾可謂有功
於學矣維古之盛德大業必托金石以垂不朽相
學創自洪武初年迄今百八十歲中間興廢補葺
豈伊一人由前無記載故令賢尹之績泯沒無聞
良可惜已今某願勒貞石考厥成績以彰蔡公之
功垂諸永久繼子其文諸余嘉茲盛舉義不得辭

既次第其言乃申告之曰夫學成材善俗有恒重
矣然惟賢有司不惑於速化而專務要言之庸常
乃克重焉至於有志而無才有才而無精者亦足
以立事蔡侯之績不謂難哉思其無功者皆由
功乃久凡宮室器用修於小壞則其久而
其守視則恒完而遲敝勤於游習則實用而不
今學宮禮器蔡侯則既修矣嚴守視者非三君乎
勤遊習者非諸生乎皆曰然則又曰官修其政師
修其教士修其學夫修學宮政之先務也教盡於
守視已乎學盡於遊習已乎故考德業精簡別職

之質勤勤講躬道化教之質篤夔倫治性情學之
質如質之未修也則不足以成材善俗失其所以
爲重矣將有指而議之且以爲無益且以爲可毀
嗚呼詎不負賢人之用心矣乎於是諸君憮然曰
敢不夙夜實修以對蔡公之績嘉靖二十七年仲
夏日立

義塚園記

前人

祀有義塚園自知縣朝城王公始先是無墓地者
多葬於城孀久而修築塹掘蓬塚遷迷白骨槁暴
沴天地之和傷孝子之心歷政未有爲之所者嘉

靖壬辰王公修杞城目觀其事惻然憐悲買地得
北郊附郭聶氏鋤田十有四畝盡遷城下叢塚而
以聖周取其暴骸乃遂除其田租樹域而垣周之
傍曰義塚俾無墓地者悉葬其中焉或問陳子曰
一棺之容率地二步圍地廣若干步長若干步爲
地三千三百六十步容千六百八十棺止矣奚以
待無窮之葬耶曰夫義者人心之公嗜也有其倡
之必或和之有其舉之必或繼之後世其無王公
乎哉謂是園也作杞義先可也王公名應治杞三

年數拜御史記作於甲辰之冬公去杞已十年

府判劉漢烈公來攝縣事嘉王公之舉因立石而爲之記云

重修城隍廟碑記

前八

城隍肇祀載籍無考由唐以來稍稍名見自高皇
帝登極之明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廟錫號定封於
縣爵以伯號爲國祐職以鑒察斯民祭用春秋仲
月興風雨山川同應邑屬則祀爲壇主守令始率
必與神誓月朔望必禱遂爲秩祀云祀廟坐治之
東天順定治中皆嘗修葺而拓規制庀像器後舉
盛矣越五十餘年而當嘉靖壬寅廟貌毀頽垣廡

傾廢上漏下瀆材腐像剝神用不集民用不虔縣
尹新城朱侯納住持道士李靖真言給簿募施遣
官屬翟淵聶錫劉廷臣意諸興作明年朱侯擢戶
部主事去霜化蔡侯代之督勸益力於是施財日
聚百工奏能撤敗柱頌興壞直破丹青墜壞棟
置新凡修門堂廊廡小殿曲房總九十有四間
於器具几筵座簾簾榻像繪圖不致堯致飭
貫雖仍舊功乃一新而募財之數較於往歲爲力
倍徙矣東增元武聖母二殿於故三清殿側西修
三官殿而毀其齋神樓之在庭下者皆蔡侯之志

也計諸費爲錢百萬丙午八月望日訖功淵遺靖
真問記謹按城隍之神蓋佐守令治於幽者也祭
災祈佑則本山川之職矢心壹攜則有盟誼之標
籤籌夢報則兼著龜之用至於冥像顯設雖祖法
浮屠而陰折慝心亦猶懸法象刑之機也是以昭
代重焉夫祀也者以人感神之道也嚴廟飭像望
而怖之所以收攝人心之神也易之萃渙皆曰格
有廟義蓋如此故神之能示禍福以動人心者必
藉乎廟與像長民者知藉神機以自助亦必於廟
像盡飭焉世徒見夫行惡而媚神者不獲其佑遂

併其佐教化者而疑之則過矣雖然凡形皆氣凡氣皆神神也者麗形而爲之主山川人物祠廟一也況於高城深池域民聚生其抱神也宏其主權也大矣皇祖之訓曰天地之間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斯言至矣蔡侯之禱早也齋宿廟中已而果雨誠信感通蓋不徒恃修廟云嘉靖二十五年仲秋望日立

杞縣題名記

王顯忠

保定人
邑丞

封建罷而郡邑分諸侯微而守令重蓋自漢興以來率由此法而唐宋因之馴至我朝稽古建邦儼

美三代又有小漢唐宋於不足言者矣要之親民
之地郡與邑均然邑之視郡其勢益難其務益衆
其守益專則令之視守益難乎其爲職也杞縣肇
自國初吏茲邑者長有令貳有丞佐有簿幕有尉
凡此皆以爲邑也皆以治邑民也厥惟重矣乃嘉
靖甲辰夏東魯蔡君來知縣踰年而政通人和百
度俱舉暇嘗語顯忠曰暑必題名所以循名責實
彰往勸來義意嚴矣今茲棄而弗講恐愈久愈失
其傳將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賢賢焉名實
無所考而勸懲無所因吾爲此懼乃謀之簿吳君

畧尉崔君賢爰立石於縣儀門左繙閣往牘得洪
武以後令若丞若簿若尉凡若干人勒其上虛下
方以俟來者且徵余言以記余惟勒石記名厥名
宣矣而名實之間君子所當深辯焉何者沒世無
聞固所當疾而名浮厥實是爲過情有餘恥焉要
之流芳百世與遺臭萬年者均之爲名也而美惡
之殊奚直霄壤真有欲詐不可詐欲掩而不可掩
者也夫人於名實可不慎哉然名不必以位惟德
其名可傳位不必皆崇惟賢其傳可久今之官一
邑者自長吏而下雖其爵位有崇卑職任有輕重

但所以保釐疆土父母生民綱維世道者均與有責焉苟惟務盡其職而不失責任之恒惟務富其民而不思肥家之計則皆賢也皆可名也皆可傳也而何靳於位是故無欲以養心慎獨以貞守冰葉以勵操君子名之曰廉吏鼓舞以盡神變通以盡利宏謀善斷以盡才君子名之曰能吏豈弟以示仁躬行以示化平易以示親君子名之曰循吏反此者爲貪爲酷爲不才而名均之爲必傳也今而後凡觀於此石者務指其氏里而稱之曰此廉吏也此能吏也此循吏也而貪而酷而不才者亦且

指其名而議之將使善者不可泯而惡者不可掩
名之善惡同斯石於不朽矣人苟欲自棄則固無
所事擇也凡少知自愛其身者疇肯不以廉以能
以循吏自強而甘爲貪爲酷爲不才以自遺臭於
無窮哉貞哉斯石固永世之大鑑也而蔡君獨倦
倦焉意其在茲乎意其在茲乎嘉靖二十五年四
月立

姚公修城碑記

楊本仁

邑人布政使

嘉靖丁巳年春河南撫臺御史中丞潘公謂地方
多故應卒爲難乃檄詔郡縣修理城池以備不虞

諸郡縣長吏率齷齪尋故事補葺墮廢敬應目前
何以故淺補易推恒衷多畏漏耳於是吾侯鳳麓
公獨撫檄慨然曰嗟乎此先事之機也弗可失也
夫自三詭得氣而保身忘國之吏半天下審如是
民將奚賴今皇帝取真核民事弭盜爲急不見夫
大河南北人多積惰善騎射遊手幸亂往往搖喙
嘯兇奮棘矜流剽郡縣匪城何禦夫賊所以固民
心而捍寇衝也不可不修也語曰國保於民民保
於城聞之往年師賊之亂事多萎黃無統紀驅市
民枵腹守陴人沟沟無國志學士大夫至帶劍而

趨相與張守陣院一夕萬慮向使賊飛騎薄城控
茲腹視而內膝一呼衆心隨摧城破而官不獨全
方是時欲保民保身得乎嗟嗟斯往事之沸羹也
則夫嗟後事之崩孰與爲先事之壑而斯民也難
於慮始者也某受寄專城民所屬命所不容不以
身任其責者有如此日於是乎毅然登城厲視精
揣曲計如理私垣畫地分工限以高闊尺丈公時
時往核之未幾七旬而城成回麥可刈也一爲散
工又計欲便警守增堡合欲便矢石增敵臺欲便
瞭望增角樓門東西繼作作無何斷手邑士大夫

暨父老各相率登堂拜頌功德掌學政吳晴海先生從容請曰藉公金石之操爲杞圖金湯之利保民之至計也某旣知之三詭謂何公驟然良久不答晴海曰世之規影形跡若免已謂之詭情避嫌乎口致罔民秦越利病謂之詭辭避怨乎虞禍憚難荷擔據謂之詭位避事乎公又蹶然弗答少室山人曰不聞乎擔日一念築民心之道也推是念也且將爲國干城屏翰天下仁聞之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然則城非寇之坊而盜非民之水乎民志弗堅蟻孔階禍雖范金爲

城剗山作陣若將疾視其上委而去之一決而有
承敗野老有言曠斯具舟麥斯具裘此先事之慮
也先民之言曰追天之末陰雨撤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夫城門之牖戶也而築之桑
土綢繆之義也嗟時乎天垂垂雨乎未耶是役也
土取諸隍因以浚池幹材取諸四野夫取諸里甲
築具取諸夫概取諸土民之識時嚮義者自捷致
之故民不知勞而官不知費公姓姚氏字某號鳳
麓應天府上元縣人丙辰進士弗敢名吾侯山人
於是乎撫百姓口碑而爲之頌頌曰大河之南蕩

蕩平原戎馬之衝寇亂之門驍雄乘之奮挺以發
民心饒固視城亡存我城謂何曠匪重關呷喉紫
宋襟帶河山歲苦崩摧力築實艱英英我侯屋
浩淼濯濯玉立聘聘鳳矯枯能使埤幽能使照
方逃嫌獨披懷抱人方澤利獨任濕燥我求公心
如日斯曠築城保民賢躅堪紹仰睇危堞懇懇
陽畫語寢寢人氣堂堂三版不沒太華太行城不
在高池不在深山峯海濤生自民心屬命一語星
日鑒臨尺壁尺壁城陰棠陰井石奚翅千金千身
猗嗟此碑共保弗磨卓卓才哲藐藐嵩河嘉靖二

十七年八月立石

杞縣江陵岡重修醴陵侯江淹祠碑記

江陵岡去杞西南五十三里有淹墓因立祠祀之
淹焉創建無考修圯廢常迨我皇明今上皇帝建
極二十四年乙巳祠頌頽弗肅鄉人戴得貴李載
與其僑輸費坳工爰飭整之棟宇榱桷賦前增三
分之一高一丈二尺闊三丈四尺飾以金碧肖其
像貌煥兮巍哉足以祇祀於無窮矣得貴命其子

戴貞紀其蹟未果乃今同會人張覓請予言勒之

石用垂弗朽焉嘗考淹字文通諡曰憲考城人少

孤貧從母遷柩不事章句留意文章嘗慕司馬相
如梁伯鸞之爲人初依劉宋建平王景素時廣陵
令郭彥文得罪於王辭連淹受金下獄獄中上書
言甚凱切王卽出之蕭齊高帝道成輔宋政知其
才召爲駕部郎驃騎叅軍事及帝受禪爲史官專
掌詔策拜中書侍郎兼尙書左丞少帝初兼御史
中丞振肅百僚彈劾賊汙甚衆明帝稱其爲近世獨
步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
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
封醴陵侯卒初侯年十三采薪養母於樵所得貂

蟬一具將鬻以供食母曰此汝之休徵也可留待
得侍中時着之至後果驗蓋數有必至機有豫見天之
祚侯豈一日之積也哉侯嘗謂弟子曰予本貧素
不求富貴今之忝竊至此平生言止足事亦備矣
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於草萊耳是蓋履盛滿而
知足極顯赫而不忘本殆二疏之流亞歟侯少以文
章顯晚節才思頓弱嘗云慶張景陽索綯郭璞索
筆自爾文蹟而詩無美句矣時人謂之才盡又可
見志衰焉年暮氣委於心是豈故由於憂感耶禮

曰先王之制祭祀也去施於民則祀之今觀江侯

文足以華國也政足以身靈也法之施於民也深矣故緣墓而建祠本祠以時祭鄉人修祠崇祀也敢曰徒尙虛文哉戴貞曰昔正德間有民張岳無嗣禱於祠後果生子茲又可以稽江侯之神明福善而庇德有如影響屈民又可以玩焉而弗之省也耶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夏四月知杞縣宣城麻瀛立

二忠祠碑記

王世貞

在唐至德初而有祿山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邱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

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
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罷靈而光大之者既極
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踰
六百年而爲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難
時南陽鐵公鉉以叅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扼
北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尙書叅扈城侯
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割
其賸責之反顧又不可割其鼻竟寸磔於市鐵
公旣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囁嚅噓囁於齒

物聞而不改吐後事新解前情自學之書皆會今

天子卽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
事且蹈刑戮有司卽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
加恤錄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
而南陽守維蓋令遜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
張公蓋前六百年而爲義而尙未有能祀之者以

請於大梁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卽郡城西闈故社
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
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費者僅爲金三十餘皆令遜
所任也旣成而分守叅政李君廷龍分巡副使杜
君輅率守維蓋固守通守希仁維熙司理見賓令

遜以狀來請世貞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
爲張公提一旅馮孤城邊十三萬之強敵以障江
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爲勲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
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
之下然張公之所爲狗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儲
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降逆矣而鐵公之節
獨信於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爲名公卿有妻
子而亡所羨亡者之爲奸黨宗族無噍類而不之顧
其事爲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

常典而鐵公獲旌又我維新之後興止之所當聞

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矣哉
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雞鳴山夫族敵於抗刃接鏃之際畧其吠堯而取其狗獒以故其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爲主死者比比卽鐵公其尤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於冊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謁二公之祠者爲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覩二公之近者二

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所以不朽是叅政守
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銘銘曰臣有大綱
上有酬分下有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弁髦其
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人以緝
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爲淮備胥不驚敵塵有
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陲毀魄全天賓於帝所
桓爲明神崇廟巖巖擊鼓坎坎萬舞佻佻駭虬翼
鸞繚虹屈蜺雙甄儻輻疇右疇御霽雲之徒以逮
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駟好汗爾輪靈之未格立

髮鬢銀含意味伸靈既格我臂旨鬯芬削膚爲祈

豈我務亦匡我城隍福我人民
壽山凌空丹霄
之並表嶙峋獨此豐碑千秋萬年斯人若新

陳公義田記

黃

鶴

邑人按察使

杞縣有學田若干畝創之宣城麻侯瀛以給士之

貧者士仰給日漸多多將弗繼邑致政僉憲陳公

乃捐膏腴之附學莊者千二百畝於隆慶己巳冬

爲學田郡守張公大義之白兩臺臺公亦義之移

檄學憲楊公覆覈將疏揚焉學諭胡君梅司訓盛

君德魏君九成率諸生登陳公堂以謝公蹇然曰

國家設科斂材其陶鎔優異保愛資養於是乎在

夫何藉此數區之田矧祀文獻之域英俊輩出軼羣絕類又焉資此顧耿耿有鄙懷諸君試聽之余少不自揆抗志迂遠旣仕矢心秉憲殫勤茹苦以圖稱不意志大才踈行憊人嫉竟以違時忤勢拂衣而歸其區區犬馬之私終以未伸爲恨迨今上御極皇澤及故舊疏遠之臣余以衰廢亦得晉一級反而思瘁此身何補第老矣無能爲也故出尺寸之田萬一少有資於土得假此成所學以庶幾舟楫鹽梅之用其然余之幸也不然則憾亦少釋

若夫橋行駭俗以炫美聞則吾豈敢胡君輩與

謝以退而述所言於余以徵誥黃子曰達人尚義志士竭忠昔馬伏波欲再造炎劉樹功不朽乃散畜粟以萬計恥爲守財虜范文正公經畧涇原西酋破膽暨歸營第姑蘇南圍陰陽家謂必踵出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窮焉遂卽地建學夫散財急國難也建學廣衆材也急國難則王業定廣衆材則庶事理業定事理所以忠也陳公博學邃識闔才偉畧確有二公之志乃退守林岩捐田圖報夫捐田義也圖報忠也義以成忠其是之謂乎嗚呼世固有爲人臣

者居廊廟則甘榮利權誣上行私身被寵渥而不知報及其投箸引退放浪江湖從耳目之欲爲子孫計雖拔一毛利天下弗肯爲况千畝乎其視陳公爲何如人余高此義用記其言與事以示吾黨之士嗟嗟尙其懋修哉無負陳公捐田之意隆慶五年秋八月吉日立

條鞭德政碑記

侯于趙

邑人 都御史

太史曰恤癘志民病也民惟赤子未有赤子病而父母不惻然閔者故欲其恤之也病者何賦役繁

也賦役可廢乎曰曷可廢也補偏救弊與時宜之

而已皇朝履畝而稅以三等九則賦民法屬不善
哉顧有治法無治人法久則敝敝則通於是司國
計者議條鞭法請於天子而可之尤恐其有便有
未便也廼宣布寰宇酌議通行求實政而殊虛名
誠通便宜民術也杞在開封號繁巨厥田中下厥
賦上上兩稅外有驛傳鹽鈔皂快河夫等項與非
時徵派蝟集蠅附往往甲於他邑邇者水旱頻仍
奸蠹四出飛灑邪移吏胥高下任其心富者多輕
差貧者肩重役編氓日事逃徙窮簷蔀屋遠邇嗷
嗷嗟歎不均習沿旣久弊竇滋多夫杞民力竭矣

司牧者忍愀然已耶歲丁丑臨海秦侯懋德令杞
滌篆來覩民日儆賦日艱訟日繁輒歎曰此何以
故諸役之僉派無定額有司之誅求無定守也今
之整頓盈縮以蘇倒懸之苦者其條鞭乎維時杞
士大夫少卿劉光遠等舉監李履繩等生員林棟
等耆老趙宏襟等相與扶攜環廳投狀乞申請亟
行者數千人侯之意益堅進而告之曰官之立法
非自營也與民共之譬諸烹以養賓咸欲適口茲
法稱之衆口無間言則既安矣安斯行行不可無

數也遂禪慮數月條分縷析綱舉目張每畝計

銀三分七釐獨河堡等夫不與較往徭所省不啻
十倍昔謂無定守者今皆有定額矣條其款三十
二次其說千百言上之府上之司又上之臺僉曰
稅糧國家重務催科生民休戚矧興革大機也必
計議停妥而後可聖經久逌欵批駁從實酌報見
其法果良時果宜用果省也乃俞其請巡臺張公
尤灼知而首是之移檄以款目刻給小民使家諭
戶曉仍立石署中期久遠慰士民望候乃毅然行
不數月遠邇翕然稱快鄉鄰絕追呼之擾流亡編
復業之家噫嚅效何若是其捷且巨也是法也孰

主張是哉。我撫按周公張公藩臬鄭公李公邢公
暨郡守薛公心天子之心者也。加意匠畫主持於
上我侯心杞民之心者也。畢力展布承宣於下。上
下協心故法行而澤流。藉令意見稍有參差。豈能
動無掣肘。使一時美意良規爲千載深仁厚澤也。
哉。余以入賀過梓里。謁侯侯首取條轡錄示余。且
告余曰。茲上功也。盍記其始末。俾功有所自焉。余
曰。古者卿大夫仕其國。法施於民。能禦大災捍大
患。興大利者。閭巷婦人孺子咸謳誦功德。稱官與
乘。皆得記其事。以備觀風。者採國史去則且思祖。

豆之矧此法之行會兩院司府綜核精詳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勸頌苛靡彫瘵惠我祀於無疆者就是
用勒之以垂永殊萬曆六年十二月朔日立

國鎮常平倉記

馬應龍

安鄉人
邑令

國故漢縣屬陳留郡地腴而民稠俗悍而善爭祀
之一都會也去縣最遠夫地腴則積儲爲易民稠
則積儲宜廣去縣最遠則往販難而積儲又最急
乎每遠其地中即之故據視民結之茂密思有以
植其生而必其裕於是闢地爲倉名曰常平糶粟
五百斛實其中命官轉鎮主之其貸歛生息一如

蔡陽舊法復訪諸土人求所謂蔡邱者封之土人
曰嘻夷之久矣乃爲主於會中以祀之非儉於禮
也民飽食而亡教則逃於禽獸圍之民居恒好擲
賭錐埋其無賴子弟往往誹笑詬母寇兄鬻弟張
鼠牙侈雀角株連蔓引不勝不止其強悍喜爭之
俗在無事之日已如此矣設有意外水旱凶災之
虞內無禮義以固其志外有饑寒以迫其難則揭
竿斬木之風將先他邑而爲之倡豈止強悍喜爭
已耶然俗信巫而好鬼往往官之三尺不如廟之
片紙吾所以置主於會中者其意以爲愚民過於

斯者倘覩其主而思曰此非向之所稱能馴免者乎則大木可以作師表吾何爲不立之一舉而二善備焉儉于禮者侈于教矣然則斯倉之作寧獨植民之生也乎哉萬歷二十一年冬日立

小河義倉記

前人

余考城西道中牟謁陳明府履災西南抵許昌謁范大夫二公皆盡心民事者陳之言曰某公者余舊邑令也儲粟於社幾數千斛本之所占息之所蕃貸之所償券之所會籍之所登此公按其齒無弗當也而未嘗自稽之奸胥僥陰以啖已而實私

蠹比敗左右悉論爲城旦鬼薪某公亦以墨罷予

曰戒哉此罪在下者也累乎上矣范之言曰某公

者余舊友邦也儲粟於社亦數千斛本之所占息

之所蕃貸之所償券之牘會籍之所登上人按其

齒無勿當也而未嘗委稽之奸胥僮陰以啖官而

實私蠹比敗而左右悉論爲城旦鬼薪某公亦以

墨罷余曰戒哉此罪在上者也惑於下矣嗚呼不

幸而遇若公之不廉而以賄敗又不幸而遇若公

之不明而以人之賄敗二者雖有閤其於積貯之

蠹一也然而下之蠹十一上之蠹百一吾不虞上

而虞下則任目而不任耳亦願上之耳目無日也則吾幸矣或者曰長民者誠心愛民其於積貯若虞怒而望果備饌而適遠也豈爲人之耳目吾哉余應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既不敢謂子面猶吾面則上下豈有間焉聊以昭其衷而已小河義倉成憶二公之言可備規也遂書爲記萬曆二十二年冬日立

葛堰義倉記

前人

杞西二十里葛堰義倉成余飲於其中酒半召父老而謂之曰若知夫飲酒者乎詩有之始則秩秩

然敬也逸逸然庠也温温然恭也反反然重慎抑
抑然慎密也及其濫觴則幡幡其輕數矣傲飲其
傾側傴傴其不知止矣所謂始乎治卒乎亂也余
之創茲倉也闢隙薤萊鳩工庀材厥修二四廣四
修二堂二四步四二尺繚以周垣墉以俾守旣菴
旣藻不遺餘力矣遂摻浮揮鍤捐俸以佐之不給
又鼓吹好義者以懼輸之蓋頰幾困面舌幾焦也
然後積之營數百斛夫積而寡敬猶弗積也散而
寡恩猶弗償也乃三分倉實以其二爲貸母四分
貸母以其二爲息子又恐出入之蠹之也於是擇

之司時立之司紀蘊 祗有利鬪槩有準錯之以四
禁之以八寧照以益寡毋錯以飽奸寧以撻而朽
罔毋以眈而委壑夫其割之也勞積之也艱生之
也勤禁之也嚴卽有弊竇吾知解矣雖然吾安能
必數禩而後以侍爲常乎能緝其緒而日能其本
乎能使胥毋侵而徒毋乾沒乎能齧其齒而剔之
以清乎能使單窶飽德乎能使昵近無市心乎能
使入者顛圓而黃鮮糠粃乎能使出者冒簷不行乎
能毋啄剝於鼠牙雀啄乎能使靈潦無頽乎斯倉
吾又懼其濫觴也父老趨而進曰君侯懼乎必不

濫矣繼今惟願君侯永肩其心勿忘斯懼又願繼君侯者亦永肩其心勿忘君侯之懼則吾儕小人之福也請書爲記余曰咄吾自懼不暇遑恤其後遂賞之酒而鐫斯語於石萬曆二十二年冬日立冬生院田記

秦

浹

邑人
庠生

我邑侯馬公治杞之明年歲大祲皇上惻然發帑金賑之公仰承德意開倉發粟煮糜飼餓活者不下萬餘人因念祲者天行之數而冬者一歲之祲於是作冬生院十九楹於伊尹廟西以棲無食無衣之人自冬徂春凡百有五日日人二餐飯三盃

絮衣一歲以爲常始皆捐俸給之旣又慮後之繼繼也乃買民田三頃五十餘畝以贍之計三時所入足供一餘之需雖百世可行也因命浹記之浹

曰余觀於冬生院田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先王之訓也芻矣富人哀此惇獨仁政之施也院以聚之糜以贍之絮以衣之田以給之時以節之司之有人稽之有籍程之有度施之有序然後一境之民鰥寡孤獨莫不有養也養之於冬而三時爲易行之一隅而四方爲則則以行仁仁以立政政成而民和民和而世熙天地以

位萬物以育故曰觀於冬生院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且杞爲伊尹所生之鄉伊尹視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其於民當何如以爲養者院立於廟側毋亦有仰止之思乎後之君子倘能志伊尹之志則杞民之顛連無告者將世世賴之豈曰小補也哉萬曆二十三年冬日立

徐氏義田記

楊

鳳

邑人太僕卿

說者曰自宗法廢而後有義田或謂義田之不如宗法公且徧也詎不知封建易而宗法之不能獨

存也夫矣然而天下之倡義田於族者蓋自宋之

范文正公始厥後此舉寡聞或者食人者忘爲德而食於人者忘德人夫忘德人之於忘爲德其弊令食人者倦於施予而食於人者忘其勸墮也誠意義田之舉復見於今日乎吾杞人民鱗次風俗醇厚而家無餘粟輓近來紛華靡麗之事家習而戶行且也乏范蠡計然之策孑孑然祇知荷耒叱犢胼胝拮据東作西成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家徒四壁者比比而是曾萬歷十五年洪流汎漲決漭杞中森然一水國而禾稼盡淹沒無餘家無擔石之儲人有枵腹之憂甚至吞草根咽樹皮以

延殘喘未幾又疫癘流行葉色者何以勝天災則
骼斷靈原野累累相望吾杞徐氏先侍御雲臯公
曰吾貴爲御史旣受君之廩祿得日進餽粥以無
虞奈何令期功之戚日啼饑乎見族中死者枕籍
又愀然念曰吾貴爲御史當封其阡高視南陽奈
何暴吾宗骨而不能具羸博乎是吾之罪也夫是
吾之罪也夫於是徧告諸族黨曰饑者我糜死者
我糲乏者我周此雲臯公之甚盛心也奈之何有
濟者有未沾其濟者雲臯公又扼腕曰嗟嗟吾欲

行二而三不能博其可兼哉計置義田以爲糲

賈言未竟而雲畢公歿此舉幾墮有子侍御白守
公心聆其父之遺言而未敢忘也會延堪輿迎其
父歸窀穸卜吉地於本邑鳳凰空郭家岡以厝其
柩中則建之享堂以妥其靈既葬再拜泣下曰其
曾領先君子之遺言志欲置義田以贖族奈何先
君子既逝而繼志述事之責其將誰委不繼兼鬱
嗚於先君子權玷之間泮然有餘恣已於是因營
其尊人之墓捐金六百餘兩擴田畝得六頃三十
畝除墳墓享堂道路二十八畝外尙有田六頃許
主人盡輸之於族號曰義田每歲課金可得一百

二十金一年之間應徵納費禴祭者已去二十金
又封二十金以爲修理用餘八十金以贍濟羣族
之不足族有里役稱累者歲助六金婦有苦節不
再醮者稽其家道之豐嗇嗇則月給三錢以助終
歲之饗殮稍豐則歲給一金以爲衣帽見優厚之
意他如鯨老無嗣貧無依藉者亦以月計供之如
貧寡婦例焉至於婚嫁死葬亦訊其家之殷否以
爲助之隆殺貧則男助三金以爲婚女助三金以
爲嫁葬則助其二金若稍賤者則殺半矣假令無
事可費俟餘尚存則日積月累貯之爲救荒計仍

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明其出納職田者不
得而與焉雖後世子若孫靡敢輕易其則雖一坏
之士有輕動者輒以官府治之嗚呼仁字公此舉
豈眇小哉余觀今之拖紳紆紫繞袴貴介之夫持
梁刺肥鮮衣怒馬擁輿蓋盛騶從高樓廣廈雕鏤
締錦臧獲羅列豔舞嬌歌止乎一已而不顧其他
甚至子姓兄弟有操壺瓢以爲溝中殍者視之若
秦越人之肥瘠然畧不介意而仁字公獨留意宗
族俾徐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老有終幼有養男
女嫁娶凶葬皆有贍嗟嗟仁字公其仁人哉乃又

不自德曰先君子之志某不過繼之已耳余公詎不聞詩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公豈惟仁人亦孝子也公喬梓同朝侍御其竒勛偉績未易更僕數俟采風者自有定論余不惜楮墨爲公義田之舉喜而記之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吉日立

創修磚城碑記

孟紹虞

邑人禮部尚書

汴以東百里祀爲壯縣地闢物衆甲於諸邑而俗尙虛侈民無蓋藏枵然也正德嘉靖間歷寇警者三再掠村鎮一至西門均未攻城大創邑之城舊壘

上也歲入兩縣不無煩煩百年來所歷賢令罔不

寇鬻而墟之。鬻者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
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
謀與衆爲政耳。萬曆壬子，麗水王公得環排衆議，
爲之起東門，壁甃百丈，以欽取去，弗竟也。天啟丁卯，
萊陽宋公九青，亟商之，閱往牒，費且巨萬，曰：時誦
舉盈無，乃重爲小民厲，盍爲其易，乃量城之圯者，
屬邑大姓計畝而委之，浚濠亦復如是。高深改觀，
而單築之氓不與聞，法稱善也。而是時寇起於秦，
蔓延至於河北，奉天黎公視事，復稍葺其墮而鳩，
吾士民繕武備甚悉，比入計，則平千孔嘉申公先

視篆士若民頗習其訓乃請於當事而委重焉時
寇已訖於河洛而怡堂者恬不爲備公署篆時畫
守條格已就至是益嚴飭而實備尙缺乙亥正月
賊騎突至倏忽逼滿五關且於城垣低薄濠水淺
狹處標識之意欲憑陵豈上公徒步五城一日夜
凡七週捩腕於指不知也視守堦缺卽以隨身徒
胥補至隻身冒矢石弗顧分俸五百金懸五門激
募勇敢者殺賊於時多有奮不顧身五城擊殺斬
獲甚夥而北門之氛甚惡公以全力注之盡出衙

舍火藥器械督武士袁文明多方製禦者人之百

又檄五城總勇士擊賊賊乃奪氣去無何賊攻耶
陽甚急復欲假道於杞人心惶惶而會有官兵襲
殺弗果至公曰衆心成城再鼓將衰是累土者可
恃乎盍亦固吾圉子大夫其首事無讓予曰固也
聚族而謀不無以時詘爲諱者予曰螻螿指斷臂
弗顧諱言詘耶有家者若分其半以成城而半以
供餽粥不猶愈於傾囊遺盜且以四壁供一炬也
况未必半也衆唯唯余曰幸甚乃與公議欲專屬
大姓如宋公法而不以爲是者十九且鄰封放役
俱徵之里甲衆孽不易舉乎議不可奪乃括邑之

戶籍地畝而總其凡分爲三等千畝以上者爲土
戶百畝至千畝者次之十畝至百畝者又次之上
戶畝輸犍入聖役銀五釐中戶犍減八之二銀滿
五之一下戶畝輸犍四銀釐免等又分爲五隸五
城鄉紳諸孝廉泊青衿各以里宅之近者詣厥門
受事卽輸其地畝之直以鄉戶之三等者足成之
犍銀錢收支各城總理便宜分委而吏胥總不
聞城週圍一千四百丈有奇除東門舊磚城九
丈每門任工二百五十六丈高率三丈積有餘
鼎新之四隅有櫓新乃半焉柴計三

其遼闊寬衍所量增築屋數處小西門原無要道
今創增之各門協助甃錢有差議既定猶恐鄉居
細民分畛域見乃與侯各爲榜文以諭之無不唯
唯於是靡望雲集金錢磨至五城受事收支者傳
餐弗及也侯乃捐俸若干金鼎新東城門樓一座
修城若干丈以爲衆先衝炎冒暑省試勸督月無
虛日日無曠時敲朴無煩子來趨事經始於三月
中旬至季夏而五城次第報竣侯復於城濠外因
勢利導浚重塹焉費不煩而隘益倍次年正月寇
復自東來遠掠鄉村不復窺杞城矣役竣侯以虛

首事命鑄石紀之予惟天下事舉之莫善於禮而
其次莫妙於因爲高者因邱陵爲下者因川澤而
成功者因人心杞縣之當修也寧侯今日乃上憚
於首事之難而下苦於百姓之擾緩之粗怡堂之
安而急之慮有于思之謗未有其因也當寇來時
郊關內外不無剗剗則剗之慘城頭觀者慮無不
嚙指出血恨不爲鐵室以禦因其憤也覆土之馳
也跛羊可牧寇來悉力以扞而幸其退禦然有復
隍之慮而亟亟然有此幸不可再徼之恐因其懼
也其君子圖百姓之利而其小人亦有建壘之想

謀之其魁則真是倭因其一也春暮人饑興作可
以哺餓且介馬日馳於道烽煙夜聯於曉履遺弗
取冠掛弗顧其及圖之乎因其時也四因者而侯
復以清勤督視宜其濟也蓋觀一邑知天下焉數年
間寇薄都城至再墮城損將先後一轍寧無憤且
懼者乃一時沿邊諸當事有能因而用之可以慎
固封圻而消未萌之患寧至聖明憂侯之固一隅
也可以當大事矣公名佳印直隸永年人辛未進
士各城受事者尙有小記茲不具載虞旣約畧記
其事爰繫之辭曰於惟杞國神明苗裔梁宋之交

俗奢而餓歷猶往牒屢証於寇雉堞匪巖壘土是
覆日久弗戒城復於隍百年之計築舍道旁申侯
泣止塗此多難庇政勒民禦侮戡亂寇至無時與
民共守代壤以陶可以經久謀不厭衆斷在於獨
衆咸聽命輻縮於轂公曰勿亟庶民予來百堵交
作實寶枚枚譬如鬼運錢若地湧土堅而連費鉅
而省爰增厥郭載浚其壑金湯之險申侯所作地
維罔闕何事憂天式遏寇虐婦子熙然明試以功
殿邦者大百里寶臣聲聞帝座伐石勒勳與石不

隣勿卑城壞敢告後人

竊以駿馬鴻勳往詰芳流於炎漢崇岡沃土佳城
雄峙乎高陽顧橫襟而論古人量宏友善而庀材
以構神宇雅重旌賢恭惟漢廣野君酈公皓首業
儒托酒徒以遇巷長掛抗禮屈龍準而轉圜據厥
倉而塞成臯運籌逐鹿距飛狐而守白馬芟亂沐
猴寧惟舌劍下陳留保全里閭抑宜唇鏃破歷下
開展封疆衆妬蛾眉無奈韓君嫁禍永磨茅十允
宜疥子紹封暨乃弟曲周侯聚少年於鄉閭威懾
陳勝充先鋒乎長社功比蕭何一戰臧荼晉秩相

府再擊黥布啟字曲陽劔頸田橫賢名聞乎列辟立
孤孝惠景侯諡夫重泉况寄郎之象賢給祿賊而
勦叛連珠雙璧洵難弟而難兄鐵券金章允卜年
而卜世梭穿駒過代經幾帝幾王粉謝榆凋人每
思功思德然里中有三墓纍纍土壤而廣野無數
椽寥寥俎豆樵兒牧豎時逐隊以往來免跡孤踪
常呼羣而盤踞凡我同邑幸桑梓之相連念茲曠
儀忍蒸嘗之獨廢享祀安何將修殷薦之誠棧栴
宇簷先營駿奔之地然規模闕遠非獨力所能成

財發告繁合衆擊而易舉動斷遷而兩方新諒三

年之有成新碧落而壯丹青應千秋之不變昔
水東藻曾聞子建之握趨而樹碑摘詞再睹董生之
旌表彼兩賢非同井牧尙爾奠牆而吾儕謬接芳
鄰敢忘寤寐故承共襄大工遂爲志石不朽萬歷

十年 月立

國朝

重修東婁公碑記

徐開錫

常山人
邑令

今之杞縣乃古東婁公之舊封也周所以封公於
杞者崇禹祀也唐虞之世洪水滔天民將淪胥爲
魚驚顛禹鑿龍門通三江疏百川而東注之海俾

民出於昏墊咸得安居粒食有若乾坤再造程功
較德宇宙無兩故武王克商分封帝王之後東婁
公得與陳宋並授茅土蓋以禹功德在人萬世莫
能泯也周襄王時杞遷緣陵地入於鄭更名雍邱
其民立祠祀禹世世弗絕故水經注云雍邱城內
有夏后祠昔在二代享祀不輟厥後連遭兵燹河
決縣治遷徙無常而廟之興廢亦不可考余視事
之暇詢於邑人皆言縣治之東偏有禹王廟而以
東婁公配享故俗人亦呼爲婁公廟正殿三楹重

後入於廟前隙地建漢書亭侯廟西向臨街恐失
祭享之初意仍題名額於兌門曰東婁公廟後經
寇亂厦宇傾頽基址侵占歷來大尹訪得其處僅
於門下作禮而已亦不復問其從來力求修復無
怪乎千年祀典委諸草莽也康熙初邑紳丁敬鄭
偉輔各捐資倡邑人修建以隣火延燒木植工遂
廢迄今無踵成者余聞之矍然曰夫禮君子之壇
宇宮庭斯須不可去也五禮莫大於祭禱祠祭祀
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若壇宇宮庭可苟而已
安用禮爲何以蒞官行法教訓正俗而責小人之

禮乎今守土者以縣治爲傳舍視祠廟爲不急之

務莫肯修舉乃以封內舊祀千年祠廟聽其鞠爲

茂草無過而問者是可慨也遂首捐俸倡導祀諸

紳士庀材治具因召二宦後裔使董厥役於焉朝

夕趨事以成先志務期修復舊觀而後慊於心然

余爲此舉者以妥神靈以崇正祀實欲望其禦災

捍患福蔭一方非敢私徼福也後之君子幸同此

心若遇殿宇穿漏垣墉頽塌卽當及時修葺毋俾

大壞則神必歆其祀而降之福矣又按縣治禹廟

歷數千載而東婁題額坊於近時俗人東婁雖肇

封之君要不得以酬享據其正祀者詩經史禹稷
夏后未嘗稱王故於殿前題額曰夏后行宮以崇
正祀廟額仍舊以順人情則兩得之矣相度廟側
尙有墁地爰構數楹創立義學延寒士爲師以教
窮民子弟之有志讀書者兼司廟中香火啓閉蓋
以廣

聖天子崇重儒學培養人才至意亦思善體乎大禹祇
承二帝敷文命於四海之心也並勒諸貞珉以告
來茲敬字恪臣廣西按察司僉事偉輔字佐臣候
選知縣經始於春月落成於秋月捐助姓名咸列

碑陰

重修劉文烈公祠堂記

閻興邦

廣寧人
河南巡撫

名垂宇宙之內氣塞天地之間能以其身自家而國而天下後世感其至誠景其遺烈愈久而愈不忘者則平日成仁取義之學問有以信於已而孚於人也明有天下二百八十年而節烈莫盛於建文其間蘊蘊滅族萬死不悔能令志士拊心懦夫泣血後遂委靡隱忍恨不起方黃諸公於九原嗚呼國之元氣一削不振誰之過與然甲申之變以身殉主猶若而人劉文烈公其最著矣公甫生而

孤單安人難之茶苦萬狀少勤友學寡元登門事
菽水養親事兩况有加謹未嘗以貧故束帶干人
爲孝廉三十年如一日至甲戌年逾艾矣始擡南宮
對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乃授修撰當是時四
郊多壘饑饉洊臻土崩瓦解之形已成公日夜憂
虞於召對間痛哭盡言屢領主願而當路目之爲迂
有所陳奏率沮不行浮沉史館者十載癸未冬晉
中允明年三月闖賊薄京城公勸大臣悉出家財
爲死守計無有應者及城陷君后皆死社稷公繼
配萬安人妾李氏先投繯公具袍笏北面再拜入

家祠拜祖先引筆書贊畢從容自縊家人同死者
十二人賊雖悖逆過其廬皆叩首出涕明旣下恤
典不行至我

祖章皇帝之十年癸巳始遣祭賜田謚曰文烈閱三十
餘年丙寅邑令徐開錫立祠於公之故里趾基雖
廣僅爲三楹遠視之如野廟予巡雍邱過其祠以
制爲未備不起妥公靈遂與前令王典謀增廣之
首先捐俸而王令亦卽捐俸召工計值重構寢堂
於後祀萬安人李氏從之旁祀公之子三人而於

無不置屋數間使同死之僕亦與食焉自己巳五

月起工闕數月工未成而王令捐館舍繼之者署
縣事歸德府通判陸遇霖新令李繼烈各爲捐助
迄今歲五月告成於是前後左右秩如也輦飛矢
棘頓敗舊觀非止表公之忠且使綱常名教流行
於天壤臣知有君子知有父妻妾知其夫奴隸殉
其主聞公之風者愈久而愈不忘有益於人心匪
淺鮮也且當明之季早從公言協力同心疆場可
以不憾卽闕賊圍城時諸臣肯出家財爲守死計
召援兵紓君父之難亦不遠至鹽澁及城旣破矣
國已亡矣而凜凜大節如公者竟死矣夫人誰不

死其死而名磨滅者比比皆是惟忠與孝正氣常
存則公也率其父子兄弟夫婦僕妾以葬其主死
則死矣究竟公何嘗死哉彼垂宇宙而塞天地者
歷久如生也乃繫之以銘曰嵩洛之中天地正氣
蜿蜒而東封夏於杞篤生吾公金相玉粹積學砥
行五十而仕公仕於朝四野飄搖危言入告讒口
警警極於甲申日沉月銷守此大節百鍊不撓一
門殉國雷震激烈名炳丹青魂藏碧血

聖代表揚忠貞如揭

賜諡賜田樹表樹碣惟杞多文名元五人孰若吾公取

義成仁聞其風者咸識爰倫有廟在焉奕世常新
華亭王大中丞祠堂記

孔衍繩

邑人舉人

大中丞華亭王公撫我豫土四年於茲政和民輯
天討嘉乃丕績不欲公久勞於外以司寇召將行吾儕
攀轅之情胥不能已諸生武亮止者素贊公預修

荒政者也率衆建祠以奉公衣冠而豎碑於丁村
岡之通衢昭公惠也屬余爲記余惟中丞公仁人
也初下車時爲政有體惟以寬簡率屬屬吏悉惴
惴奉法指顧間百廢俱舉善政彪炳難更僕數而
荒政其大端者癸亥甲子連歲二麥丹殺三秋滄

沒民窮飢餓朝不保夕公逐歲爲設粥廠於汴郊
全活者以數萬計比及乙丑歲復大飢公度

國家常平之儲不足活億萬之衆而邪移轉輸以濟
一時如漢汲長孺開倉發粟故事有勢格不行日
夜焦勞憂形於色遂慨發俸資廣開粥廠以救窮
黎由是環汴州縣之饑民皆在乳哺中矣又念閭
遠曠邈保無有鳩形鵠面而偃蹇不能就食者者
所大戚也旋檄州縣勸令捐粟煮賑而丁村同諸

生武亮止者慕公德化遂爲倡首約同里生孟宏

叙等十四人先捐粟二十餘石煮粥於本村二鄉

廟中次年祀令徐君陳留令陳君各率僚屬分勸紳士共捐粟七十餘石煮賑其地如初年例生旣爲丁村士村之利害熟悉嘗言此村周圍四十里與太康接壤下漣尤甚一遇水澇輒爲澤國富者貧貧者死矣且明時此村半係下下而鼎革官吏踏丈不審誤入上賦民之所以苦也至乙丑之飢計三歲矣村民飢死者枕籍武生慕義忘身亟請於公蒙公慨發賑金五百兩祀陳二縣侯又各助穀百石生能一一條分縷析賑濟枵腹起白骨而肉之皆公賜也嗚呼非生不能善成公志非公曷能

知生之深哉昔富鄭公在青州處飢民措置得宜
率俾士人分掌之而不以胥吏與其間非此意與
然一鄉如是則一邑與數十邑準此矣我公洵仁
人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曰聚
財又遣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今之賑救得
法何殊古昔竊快昔人所散者國之財今公所散
者一已之俸也世有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如公者
乎可以爲

天子大臣矣居民感泣願留勢不能挽乃建堂勒碑以
垂不朽猶南國之思召伯云除旣樂臚美實而又

嘉生之感恩於知己也。遊書其事於碑陰。

重修杞城碑記

何夔光 邑人
訓導

城者盛也。猶器之盛物云爾。邑之人所恃以禦災捍患，永保厥生者也。修築之道，毋或卑卑則飛鳥越之矣；毋或直直則操輟易之矣；毋留罅漏罅漏則蟻穴潰之矣。萬櫓不能使之下，而三板不能使之泥，始號堅城池，則漫之期深廣而已。昔人比之金湯，良有以也。故任疆場之責者，恒以修理城垣為兢兢。杞當梁宋之衝，中州一巨邑也。厥土平行，無崇山峻嶺以爲屏蔽，所恃者邑城之數雉耳。三

韓李侯蒞政之初攬轡熟視慨然動修葺之志伊
時百務待理未遑也越歲餘仁政全洽恩威並著
於相民已成臂指之勢乃齋沐請於中丞閻公曰
杞城之不葺垂六十年重以明季爲寇所毀中間
歷五中丞十縣令而訖無毅然經營之者某竇惑
之願黽勉從事中丞深嘉之歸而謀諸士大夫及
鄉耆以資力不給爲憂僉曰城者吾人百世之防
也侯念及此百世利矣敢不竭力以祇侯命是日
侯先蠲金三百以爲倡而若僚屬若鄉紳若孝廉
明經太學及邑諸生各蠲金有差由是庀材僦工

環視城之周圍共一千六百二十丈有奇分爲九
工按工考成而甃瓦則取諸陶也木則取諸林也
灰石則取諸山也匠則取諸官夫則取諸里甲也
由是出納有經旣稟有時勤惰有稽作息有節故
民皆踴躍趨事而鼙鼓有弗勝者由是城之闕者
補之裂者完之糜者固之歎者齊之惟五甕城皆
鼎新之五門各營前後二樓樓三楹丹壁彩椽輝
映郊野堞共三千六百有零胥易以甃固以灰塋
之巖巖奕奕稱重鎮云是役也起於十月二十六
日訖於十二月十七日共五十日而工竣所謂用

力寡而成功多侯其是歟旣落成侯顧而樂之屬
余爲文記其事余惟城池聖人所以周未然之防
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雅烝民韓奕諸篇
城齊城韓桓三致意盛世君臣相與咨倣以保疆
域者道如是爾後之爲政者不圖百世之計而徂一
日之安因循偷惰以勞民傷財爲速謗以福先禍
始爲難居輾轉支吾而責已謝矣幸而疆場無事
可也一旦有弄兵潢池者城郭未修何以待之侯
之乘時建此備續豈非知爲政先後者哉又按今
之杞城蓋元時張武康公因河決而創建以遏朱

師而固元南鄙者張公創之於元初用武之際而
我侯葺之於 國家無事之時彼則草昧之經濟此
則未雨之綢繆也泰山盤石之慮二公有同心矣
於以酬閻公之知而副

聖天子保障之任山輔韓侯寧得擅美史冊乎侯諱繼
烈字圖麟奉天遼陽人以明經蒞杞凡政績別有
紀茲叙厥城工而繫之以銘曰杞承夏祀國肇東莩
秦漢爲縣易名雍邱由宋及元河決而圯蔡國武
康實城南杞明代因之壘土而城時勤板築未睹
崢嶸晚季申侯易土而甃巨寇蹂躪遂隳厥績李

侯蒞止憂飛於色思奠金湯慮乏財力杞人感激
爭輸樂獨瓦礫木石輻輳城邊經始營室落成鑿
冰冬盡無雪助乃功成祀民曰飢侯乳以哺杞民
曰寒侯溫以煦懼懼於兵築此堅城安不閉戶危
則乘墉侯慮我民計何周密一白之勞百年之逸
土壤易盡拮据難忘卓哉遺蹟萊竹召棠城不厭
高池不厭深金湯之績誰其嗣音康熙三十一年
正月立石

焦喇寺建伽藍六祖殿碑記

侯方曾

邑大內閣中書

焦喇村者春秋鳴雁鄉也余始祖明初遷杞卜居

是村余每省祖墓至其地則流連不忍去東阜古
寺有宋碑高可三尺許方四面似矮屋柱頂尖銳
稜簷下覆似丈夫而笠者又似小浮屠然碑面鐫
梵經年紀太平興國摩挲之餘輒動弔古之思正
殿祀大雄氏旁列羅漢具歡喜悲憫勇猛莊嚴疎
散諸態度極有生氣非時下工人所能觀塑者殿
前古槐一霜皮溜雨漸如爛爛與漢瓦器色洞其
中叩之作木魚聲蓋數百年物也余戊子仲春偶
至寺箕坐樹下而族人諱延倫者繼至指東橋新
宇曰此寺與東善人所建伽藍殿也今復營建六

祖殿經始有日矣至秋九月延倫走邑告余曰六
祖殿繼伽藍殿已告成祈爲文以記歲月余不獲
以不文辭夫釋氏號關公爲伽藍蓋護法之稱而
俎豆不輟則以其節義動人不可磨滅云按指月
錄六祖得法於宏大師符一花五葉之數無端鏡
舌說個菩提無樹明鏡非臺曹溪流派直至而今
不須門外漢更打葛藤矣獨於是役竊有愧焉嘗
與從弟及族人之居焦喇者謀爲歲時掃墓之會
而迄無成說乃延倫者敬信佛法倡率同志土木
成功易如反掌豈吾輩教愛致慙之念不抵彼種

果遂福之願耶抑子姓糾合之難不如善信聚集之
易耶或事局之成各有時會時會未至人力固不
能強耶他日至寺復徘徊宋碑古槐間延倫輩又
將何以教余耶

重修冉子廟碑記

周

璣

玉國
邑令

歲在尙章單闕季秋之月璣自尉氏調任杞縣

閱縣志知杞東二十里伯牛塚有冉子墓墓後有

祠詢紳士張金載等僉曰先賢冉子之墓墓前有

石碣閱二子餘年封樹依然墓後之祠莫詳所自

始遭明季兵火基址僅存於康熙十四年生等家

先世同事十餘衆爲修之又植槐栢百餘株捐地若干畝爲守廟住持養身之費嗣後每春秋祭時紳士等衣冠勸祀事一時濟濟稱盛迄今歲時既久廟貌傾頽自乾隆三十四年

金載

等邀集同志

捐貲興修繼因歲收告歉河患孔亟未及歲事至四十五年乃復鳩工庀材協力修整今於四十九年正月告竣敢請樹之崇碑昭示來許余聞之喜曰此正我

國朝崇重儒道右文之雅意也於是復考縣志謂丹

子魯人祀不應有墓又以汜水有伯仲塔孟津有

冉耕墓而以杞之冉墓爲傳疑竊謂不然夫孟津之冉墓其有無不可得而知也燕如舊志所云杞不應有墓夫杞之去魯未甚遠也孟津在大河以北去魯千數百里杞不應有冉墓乎若汜水之伯牛則地名也見於左傳及杜預注甚明不當以彼

蒙此而輕有疑且自周末至今陵谷變遷古蹟之湮沒者不可勝數獨哲后明王與賢聖之徒其塚墓祠宇無毫髮損非若其他神廟假光景赫奕以聳動氓俗者可比則豈非聖賢之道有更千萬世不可泯滅者哉且夫體魄復土壤靈爽合乎穆清山

川不得而聞之時代不得而移之有事於廟薦其馨香焄蒿鬯饗若或見秉燹好德民有固然而有志聖賢之學者其嚮往思慕當更不能自巳今張君偕諸紳士景慕冉子而護其墳壝新其祠宇則祀之人士盡人皆冉子之徒而可與進於聖賢之學者也嘉美之不暇而顧以疑沮之當不然矣敬因張君之請叙其修舉之本末且辯其墓之不必疑者而刊之碑所有墓地並祠之屋宇界址樹木詳列碑陰以垂永久昔乾隆四十九年季春下浣

署杞縣知縣周幾謹撰

重修學宮記

論人

學校之設所以尊聖重道施教化厚風俗自古聖
帝明王率以此爲國家首務其典最鉅其意至深
且厚祀學自元以前改移遷徙與縣治畧同至前
明洪武三年縣丞姚敏始創築於今所

國朝因之至康熙十四年前令塗山崑二十六年前
令徐開錫兩次修葺體制畧備迄於今幾經百年
歲久屋敝圯頽傾側雖以大成殿重地先聖先賢
神位所在亦幾幾乎不蔽風雨噫此獨非宰斯土
者之責也哉余自下車以來每釋奠行禮躊躇廊

無仰懷棟樑爲憮然猶以連年旱歉未敢興役
又以黃河工料往來奔走日不暇給爲憮然者久
之夫秋歲稔地方寧謐遂首捐俸決然與邑紳士
等創議興修而邑紳士之明理達道者亦踴躍鼓
舞相與捐貲捨力以助予之所不逮於是鳩工廣
材甃植丹雘一時並起其自明倫堂前令徐新修
無缺外首葺大成殿及兩廡齋房禮庫樂庫以至
碑亭門坊泮池廢者起之壞者補之頽者振之駸
落者修飭之餘如崇聖鄉賢名宦忠義孝弟節烈

諸祠率因是經營完整無稍缺畧閱數月而大功

臧焉夫風俗之盛衰關乎教化教化之盛衰視乎
學校學校廢則教弛而俗敝齊禘禘城闕詩人所由
歎也學校興則人知尊聖重道型仁講義立品修
節其君子敦詩說禮遊進而有文其庶民亦敦厚
崇朴急公而好義化行俗茂所關匪淺况我杞邑
向多忠諫節義名賢傑士彪炳今古其有不因是
舉而益爲振起者哉抑吾又有慮者凡事有興廢
有廢今雖一朝塗茨而積年累月風雨之所侵蝕
烏鼠之所穿穴積而久之又安保其不做其所以
隨時經理俾之勿壞以永爲教化風俗計則又在

後之官斯土者

東婁書院記

前 人

書院之設延名師嚴考課其義專以培士子爲國
家養育人材所以廣學校之所不及也在昔爲朝
鹿鴻大儒設教闡理學敦品節醜釀經濟名重平
載自是而後代有名賢必崇書院如前明薛文清
公雖居官後猶競競不置也

本朝以來教養特隆

皇上御極之元年尤

特息整飭

諭令各省督撫學政嚴擢名師慎簡秀士諄諄勸誨
恩意至優極渥於是屬在大邑具興書院百餘年來比
屋弦歌人文蔚起允稱極盛惟我杞邑在前明無
所考

本朝順治時邑令吳公始卽尊經閣敬一亭遺址創
設義學繼重建於玉泉街又移之學左寄之古寺
遷徙不一規制簡畧至乾隆十七年安溪潘君乃
購宅爲書院置書籍設資斧意良厚也然而地當
孔道近市羣屋不可爲居業地或或假爲賓館時
形勢擾余購厝厪念者久之去年冬始購得巨宅

於城東隅改而張之經營繕葺閱數月乃成榜其
門曰東臺書院從其朔也門以內爲堂師之所居
則取程門立雪之意以名齋楹爲師與弟者各盡
其道以精於學業也堂之內外俱有廊爲諸生肄
業地其若門房從房廚房一切成具規模大備今
夫天下之事難成而易敗而所尤切忌者名實兩
實亡當其謀居處設經費規成書院輒累年月始
未嘗不延師聚徒課文謂人材可立就也及其後
而延師者或徇情誼徇爵位徇虛名而不在真才
實行其師或苟且寄食而不知教或行止不檢不

足爲多士法又或佻達不羈者濫入其中不知尊
師重道務敦實學如是則有書院與無書院同然
則欲書院之循名核實不徒視爲具文其必在主
持書院者乎余不敏不能獎進後學幸都人士踴
躍相與特爲此舉將以求益爲先審其弊如此自
今以往務求經明行修者爲之師精擇秀異好學
者爲之弟先德行後文藝勵廉隅勤講習俾之融
經貫史明體達用以應

盛世掄才之典以副

皇上作人之意其庶幾乎其庶幾乎焉湖鹿洞去今未

遠後有來者當共體此意焉可也

修西肥寨城守記

萬曆二十年補入

秦夢熊 邑人

杞邑之東北半舍許有西肥鎮相傳爲漢高祖駐蹕之所伍老人以肥羊進伍肥之名直沿至今獨西肥爲獨著其地北枕黃河故道西有小河則奉文挑澹以分洩河流者余先世徙自晉之洪洞因家焉七傳及余始得通籍熹宗朝以避璫炤終喪植今上之乙亥陝寇流毒瀾漫中原人心風鶴大兒景佐邑侯捍禦余以邑侯命還里中撫慰安輯攜季子昇與俱時未城也忽寇拾餘騎直趨鎮之

東南隅昇率莊客十許人單騎引弓持矢以待賊
衝突數四竟不敢近由他道之杞去一鎮中賴以
全邑侯聞而壯之乃練鄉勇爲聚衆保鄉邨計會
朝廷下堅壁之令邑侯思捐俸勸築昇謀于邑侯
願舉吾家所有以從事余乃傾所儲粟貳千石度
地鴻工量版築而授食全活河朔流遺數千口創
始于丁丑冬至戊寅夏始告竣邑侯扁其額曰伍
肥嶽鎮南門曰迎衛北門曰拱障週回貳里其餘
城基所坐出自鄉隣者余皆以他壤償之遠近邨
落扶挾僦居者不下萬家充斥無隙地邑侯嘉昇

兒膽略舉杞邑北半壁守衛之方悉以屬之兼令
訓飭寨中丁壯以備邑城犄角爰聚衆而誓曰吾
寨爲杞保障西接汴東臨睢南北通河于蘭儀諸
邑咽喉吾家竭財而築之吾家竭力而守之况重
以邑侯之命有城無兵衆與無城同有衆無器械
約束與無衆同衆皆謹呼曰唯命隊伍嚴整邑侯
每申獎諭適西商載大砲二十尊併扶郎擊百
子銃遊江淮乃以百餘金畱之愚侯又分砲手數
入教習施放種種如法爾時袁時中一條龍各擁
賊黨數萬焚掠及杞境氣吞西肥寨調攻擊可旦

夕下昇告邑侯曰西肥不守杞之塞也昇請身當
一面遂于暮夜入寨以彩衣傭縫作旗遍布城頭
夜則出衆潛劫其營賊弗安枕且疑郡兵之至相
持擗日而去過杞亦不敢停以西肥在其後也祥
蘭接界伏莽成羣幾千餘衆畏西肥之覆其巢穴
宣言于城下願就昇招撫白諸邑侯邑侯許之立
其渠魁爲練長有不悛者伊自行戮行旅無梗筮
不滋蔓皆邑侯專責重任之力哉辛巳春寨人欲
壽之石求記于邑侯邑侯曰寨之興且守秦氏之
本末也自爲記之庶乎得詳焉是以約略述之不

敢飾辭以取罪鄉評云